



作品
似锦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上

丢不掉，却又要不起，
不知不觉地，他就将她深埋在了骨髓里，痛彻心扉。

姒锦 作品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wei

yuan

ci

sheng

bu

fu

ni

[上]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唯愿此生不负你 / 姒锦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 5

ISBN 978-7-5552-3971-0

I. ①唯… II. ①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9990号

书 名 唯愿此生不负你

著 者 姒 锦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

特约编辑 崔 悦

封面设计 李红艳

版式设计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4. 5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971-0

定 价 48. 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目录 [上]

第一章 被抛弃的伤不起	1	
第二章 醋味甜味豆腐味	42	
第三章 火哥的狐狸精	83	
第四章 第一个为他做饭的女人	116	wei
第五章 不同台，却同演	154	yuan
第六章 善良的坏蛋	183	ci
第七章 命都不要，还要脸干吗？	206	sheng
		bu
		fu ni

唯愿此生不负你

目 录 [下]

第 八 章 暧昧无度 237

第 九 章 家有“火锅”，绝无风波 288

第 十 章 乍暖还寒时 332

第十一章 一直爱着，从未或忘 364

第十二章 于千万人中，还是你 414

wei

yuan

ci

sheng

bu

fu ni

第一章 被抛弃的伤不起

午夜十二点。

尖锐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夜的沉寂，手机里传来交警队boss刘队的声音，火急火燎得像催命：“连翘，队里人手不够，你赶紧过来！”

“是。”连翘放下电话，换上领了一个星期的警服精神抖擞地冲出房门，背后传来小姨疑惑的喊声：“翘翘，大晚上去哪儿？”

“执勤！”

“小心点啊——”

“知道啦！”连翘应着，脚下却没停。从十二岁开始，她就跟着小姨一起生活。她最崇敬的帅爸为国捐躯了，会摆弄中草药的美妈也彻底消失了。算命的说她八字硬，命犯天煞孤星。为这个事，她被闺密舒爽足足嘲笑了一个夏天。

三十分钟后，她赶到目的地。岔路口上，对讲机，荧光棒，一晃一晃的。身穿荧光背心的交警队同事们正严阵以待。高速上出了车祸，一辆越野车撞死一名孕妇逃逸了，这会儿大队在查肇事车，顺便查酒驾。

连翘刚参加工作，正在兴头上，一双眼睛瞪得锃亮。可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别说酒耗子，连一只酒蟑螂都没逮到。

百无聊赖，她抬腕一看，已经是凌晨一点二十五分。

“125！”哪怕过去很多年，她还能准确地记得——他说是，要爱我。

就在“125”时，一辆长得像路虎揽胜的越野车疾驰而来，速度飙得极快。为啥说长得像呢？因为那是她从来没见过的车型车款，霸道又彪悍。后来与他熟了，她才知道，那车叫“战神”，是改良版的多功能特勤战车。可这会儿，她第一反应就是肇事车。

连翘瞥一眼同事，迅速上前拦车。

“吱——”刺耳的刹车声直透耳膜，越野车骤停之下与地面摩擦出尖锐的啸声，在深夜里甚为骇人。对着半摇下的车窗，连翘敬礼微笑：“同志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”

“你在找死？”一口的京腔，刺骨得犹如腊月的冰雹，冷得透心！

“同志，请配合工作。”

“让开！”不悦的冷叱，混着酒精味飘过来，连翘又向越野车靠近了两步。只见里面坐了两个男人，副驾上帅得有点妖孽的那家伙面色酡红，显然是喝酒了。而驾车的男人，他就端坐在那儿，一个动作也没有，可极富男人味的长相和倨傲的霸气，让他宛若统领世界的王者，只暗沉的眼神一扫，危机感就让她差点打喷嚏。

这丫谁啊？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，连身板都无可挑剔，这劲绝对能秒杀各年龄阶段的妇女同胞，不过……再帅你丫也不能酒驾不是？

她冷着脸道：“证件！”

邢烈火急着赶任务，极其恼怒地瞄着她：“滚蛋！”

丫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。连翘也火了：“我让你——测、酒、精！”说完，她掏出酒精测试仪，按住power，递入车窗。身后，隐隐有同事莫名的抽气声和几句窃窃私语。

“新来的，胆真肥……”

“牌照……任务……001……傻……”

连翘没听得分明，心里鄙视着袖手旁观的老油条子，手固执地伸在驾驶窗前，那六亲不认的样子和她手上若有似无的奇怪香味，让邢烈火心中

微怒：“听不明白？我让你滚蛋！”

横什么横？！连翘受不住他冷得像剜骨刀般的眼神，但她也不是个好相与的妞，一身功夫也不是白练的。冷哼一声，她突然发难，一个漂亮的小擒拿，迅速钳住他嚣张的下巴，硬生生将酒精测试仪的喷嘴强行插在他的嘴里。然后，她微微一笑：“同志，来，使劲吹。”

要说邢烈火刚才只是冷酷，那现在着实是愤怒到了极点。他没想到这浑身没二两肉的小丫头竟有这等好身手，一时大意竟被她钻了空子。怒火上冲，他顺势一扯，拧住她的胳膊，将喷嘴霸道地反塞入她的嘴里，说道：“你也给我吹一个试试！”

他力气忒大，枉费连翘一身功夫，竟挣脱不开，只能被迫含着喷嘴，怒视着他。

这一幕，让副驾上的卫燎觉得玄幻极了。依他家老大的习性和身手，竟能让这美女近了身？还让人把喷嘴塞进了嘴里？

噗！他想笑，但瞅着老大的阎王脸，愣是憋住了。

实际上，他们真没喝酒，可瞧着老大将自己含过的喷嘴又塞进人家姑娘的嘴里……这个酒精度才相当高啊。难道木头疙瘩开窍了？卫燎浅眯着眼，夜幕之下，这女人眸如点漆，熠熠生光，整个人灵气十足，笑颜上漂亮的小梨涡，将她衬得如同同一朵盛开的暗夜罂粟。漂亮！绝对是妖精里的奇葩。

想到这儿，卫燎忍不住欠抽了：“我说老大，你俩一人含一口，接吻啊？”

连翘的脸，唰地红了，然后白了。邢烈火扫了卫燎一眼，松手放开连翘，冷冷地道：“把领导叫来。”

摸着脖子重重咳嗽着，连翘直想问候他全家。看一眼身上的警服，想到为国捐躯的老爸，她哼一声：“顶风酒驾还敢找我领导？省省吧你，今儿就算见玉皇大帝都没用。”她不屑地说完，瞅着傻了眼的同事和几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赶过来的特警纠察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喂，你们愣着干吗呢？帮忙啊！”

几个同事依旧发愣，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连翘奇怪他们的反应，好不

容易才压住心里的火，对着走过来的两名纠察笑道：“同志，这两人妨碍公务，麻烦帮我……”

不等他说话，越野车上传来冷冽的声音：“给我带走！”

一句话在夜色中听得连翘骨头缝都在泛凉，蒙了两秒，她清醒过来，大概知道踢到了钢板，不由得低头瞅向不明越野车的牌号。一个“TJ”打头的“001”号，让她的眼神怨念了。

为什么没人告诉她这是一条大鱼？妨碍公务的人，难道是她？她虽然还没搞清楚他是谁，但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还是狗腿地敬礼微笑：“你好，同志，京都交警总队城关区大队在此临检，嘿嘿……不知者不罪。”

“眼睛长后脑勺了？”邢烈火余怒未消，声音里满是火药味。

连翘心里苦逼，还得装孙子：“回您的话，现在是晚上，没看清……”

“没看清就该暴力执法？”邢烈火对她的示弱并不领情。

连翘好不容易挤出来的假笑僵在了脸上，这就暴力了？不就是插个喷嘴在他嘴里吗？公报私仇！她想分辩，可视线里那家伙太骇人了，凌厉的五官轮廓和紧抿的薄唇，带着难以形容的嚣张，尤其那双喷火龙似的眼睛，太要命了！

她恨得牙根痒痒：“同志，我们部门不同，各司其职，您没权力带我走。”

“巧言令色，还挺滑溜！”邢烈火眉梢利刀般上挑，严肃地说，“阻碍重大抓捕行动者，特殊处置！”

连翘噎住，半晌说不出来话。

真是乌云蔽月，星辰无光！她一等一的好交警咋就莫名其妙地背上了“阻碍重大抓捕行动”这么大的罪名？

“报告，我不服。”连翘秀挺的眉头紧拧着，迅速肘击，一个漂亮的扫堂腿过去，那正要“请”她上车的纠察便哎哟一声栽倒在地。她潇洒地拍了拍手，爽利的动作做完，笑容清纯明媚：“同志，不好意思，误会，纯粹误会，咱不是一家人吗？您看能不能高抬贵手？”

邢烈火眸子危险地眯起，尖刀般解剖着她面瘫似的假笑。

沉默一瞬，他挑眉：“挺能打？”

连翘又笑：“报告，不是我能打，是你的人战斗力太差！”

邢烈火面色一变，推开车门下来，灼人的目光落在她身上，那飏飏的凉气，吓得连翘呼吸一窒，心里有点发怵。实话说，她一米六五的个头，在女同胞里算标准，可是丫的……这人有没有一米九啊？但凡练过功夫的人都知道，身高优势在武力对决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可怜的她只够得上他的肩膀，看他泰山似的压过来，只能一步步后退。

“不是挺能打吗？”邢烈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一把钳住她的脖子，眉间眸底满是怒火，却没察觉自己竟然抱住一个女人没有放手。

连翘恼怒地瞪着他，只觉喉头腥甜。野蛮男人，原始森林里爬出来的流氓怪物，下手忒黑了。她心下问候着他的全家，嘴上却不得不求饶：“喂喂喂，罪……罪不至死！”

“你……”邢烈火攥紧她娇软的小腰，眉头拧了又拧，倏地说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，“很香。”

说完他一把将她推进车里，坐到她身侧，干脆利索地命令：“卫燎，开车！”

咔嚓！车门锁死了。

连翘认命地正襟危坐，一颗心却跟小鹿似的蹦跶。

这家伙弄她上车，究竟要干吗？说来，没理由啊！

车窗外风景不停地变幻，她的脸色也变幻不停。邢烈火睨她好一会儿，才沉声问：“你的名字？”

连翘神经绷紧，硬扯出一抹连氏国标笑容来：“报告，连翘。”

“连翘？”他皱着眉头重复一遍，若有所思。

“报告，连翘，中药名，清热，解毒，去火，早春开花，先叶后花，花香淡艳，满枝金黄，艳丽可爱。”像复读机似的一句一顿报告着，她只为硌硬他，绝非故意臭屁。

邢烈火冷眉一挑，继续沉默。

夜幕里，暗香缭绕，莫名安宁。

连翘，花香淡艳？他眸色一黯，倏地探过身子逼近，一字一句沉声

问：“你身上，啥香味？”

健硕的身体大山似的压了过来，纯雄性的气息夹杂着淡淡的烟草味直扑面上，连翘避无可避，在他庞然大物似的魁梧身躯的衬托下，娇小指数在呈直线上升。后背抵在车门上，她无奈假笑：“我啊？香妃转世，据说我出生时，那是星光萦绕，产房仙气飘飘，算命先生说了，我要生在古代，那就是凤格命运！”

好吧，她在吹牛。

他也不负所望地冷哼了一声：“重新投胎吧。”

连翘很震惊，这意思是她有生命危险？

她忐忑中，车内陷入了沉寂。一个红灯，又一个红灯，汽车往郊外的黑幕飞驰，离城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偏僻，气压越来越低。吓得她平日的骨气全没了。

怔忡间，一道汽车大灯的强光射来，连翘瞳孔微缩，接着，她眼睁睁看着两辆重型大货车向这辆越野车两面夹击撞了过来，脑子瞬间空白，好像看到死神在招手。

“啊！”短促地惊呼一声后，她索性闭上了眼。和领导一起阵亡，好歹算个烈士吧？自嘲间，她只觉身体一晃，一甩，刹那就被拉入了一个硬邦邦的结实胸膛，撞得她鼻尖生痛，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耳边便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。

“Barrett M95狙击步枪，偷袭者大约在1000米开外，敌暗我明，卫燎，迅速撤离。”

头上冷硬的声音拉回了连翘的神志，她抬起脸，发现自己鸵鸟似的窝在那野蛮人的怀里，而他镇定如常、稳坐如山的气势看上去挺有范。可是……又是撞车，又是枪击的，她到底碰上什么事了？

她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可刚一动弹，扶在她腰上的手一紧，头顶又是一声冷喝：“不想死就别动！”

不动就不动！她僵住身子，偷瞟一眼，惊住了。

乖乖，被两辆重载货车撞击，货车都撞出了凹形，司机也倒了，但这辆越野车竟完好无损，狙击步枪射击也只留下少许弹痕，这车身啥材料制

成的？

砰！又是一声枪响！

她很没骨气地往他怀里钻了钻，紧张得攥紧了手。

卫燎敛着笑容，严肃地道：“老大，NUA穷途末路了，疯狗一样咬上了咱们！”

邢烈火没有回答他，镇定地拿着无线通话器连线红刺特警队总部，严肃地下达着一个又一个追捕命令，似乎完全忽略了怀里有个女人快被他勒得窒息了。作为特警排名No.1的红刺指挥官，邢烈火近几年来数百次参与对各类罪犯的抓捕，对这种暗杀和侵袭行为早就习以为常。对于NUA组织来说，红刺是他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，而首脑邢烈火更是他们要击杀的第一号人物。

等危险解除，四周沉寂下来时，连翘的大檐帽早就颠掉了，盘绕在脑后的发髻也散了开来，微微细卷的长发正丝缎般铺陈在邢烈火的腿上，小小的脸蛋在暗夜里氤氲着一层看不真切的绯红。

髻发轻荡，活色生香。

这燥热的夏夜，车内冷气很足，两人的姿势却很暧昧。

在特定的气氛，特殊的渲染下，潜藏内心的小怪兽容易异动。邢烈火深邃的黑眸睨着怀里娇小的丫头，飞快地蹿起一簇小火苗。陌生的期待，又烫又异样，他懂。只不过，第一次有女人这么轻易就撩拨了他，还是在非主动的情况下。这感觉很悸动，很新鲜，很难捉摸。

连翘尴尬地挣扎了一下，轻咳道：“麻烦您了，请做一个有素质的流氓。”

邢烈火黑眸一沉，瞥着她脸上浸染的那一层绯红，心中微动，一种无法克制的情绪迅速蔓延，钳制她的手也情不自禁地收紧，他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他的话跳跃性太强，弄得连翘莫名其妙，嘴唇无声地啊了一下，狐疑地望着他。

“说话！”在金字塔上待久的人，看谁都带了一种天然的俯视感。

连翘沉默。

一秒、两秒……她的脸颊火辣辣发烫，白瓷般的肌肤泛着粉色的蜜泽，道：“我说你看上去蛮正经一个人，咋说话这么没礼貌呢？不过……”她微微一忖，又笑开，回了他的话：“我二十一岁了。”

他略微勾了下唇，目光深邃：“那就好。”

好什么好？她一怔，脑子还没转过弯来，后颈一疼，被人猛力击中。然后，她眼前一黑，世界混沌了，思绪停止了，软体动物似的倒在他怀里，迷茫之间，只感觉有只温热的手揽住了她的腰。

“啧啧，老大，女人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打的，怜香惜玉啊……”卫燎从后视镜里看到这一幕，笑出了声。

“注意开车，废什么话？”邢烈火瞪他一眼，手臂略微放松，将连翘身体放平，声音顿时冷了八度，哑哑阴沉，情绪难辨，“送我去涓来苑。这丫头……带到景里交给卜亚楠。”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连翘才缓缓睁开眼睛，环顾四周，她脑子有些茫然。这是一间简单的黑白色装潢的卧室，空气里弥散着十足的男性气息。很显然，这是男人的房间。屋内光线昏黄，暧昧温暖，与装修不太协调的是视线正前方的墙壁上，挂着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，红蓝白三色对比十分强烈，蓝色的雨天，打着伞的红裙子女人，撑着一把白色的雨伞。

这啥地方？她动了动僵硬的脖子，身体传来的异常感觉让她猛地一怔。

手动不了，脚动不了，大惊之下她视线下移。丫的！她手腕、脚腕上竟被武装带绑得结结实实的，而她的制服也不知道被剥到哪儿去了，身上仅仅穿着一件半新的男式衬衣，透着一股陌生男人的气味。更令她眩晕的是，衬衫里空荡荡的，未着寸缕……

这是一个怎样的画面？饶是她再大胆，也有点发虚。

啪！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，她下意识缩了缩身体，紧张地盯着房门。

出乎意料，进来的不是野蛮男。视线里，瘦高个的短发女人冷冷地盯着她，那表情，一看就知道绝不是泛泛之辈。不过，连翘暗自舒了口气，好歹是个女的。

她努力挤出招牌式微笑：“同志，这都整啥啊？咱先解开说话，成不？”

“……”人家不理睬。

“大姐……”

“……”依旧没有吭声。

连翘笑不出来了：“我说，你们到底要干吗？”

那女人一动也不动，审视的目光久久没有收回。好一会儿，她终于缓缓走近，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纸质包装盒放到她枕头上，冷声道：“好好伺候老大，记得吃药。老大的孩子，你要不起。”说完，转身走了！

连翘偏头一看，纸盒上写着几个字：毓婷，左快诺孕酮片。

她心里一突：神经病！

景里。

一处占地几千公顷的建筑群落，背靠京都城郊外的景山，彰显着低调中的绝对奢华。此处戒备森严，四周高墙电网，几处呈对角分布的高高的哨塔上24小时都有荷枪实弹的特警站岗放哨。神秘，诡异，外间的人纷纷猜测这是什么保密基地，其实这只是邢烈火的府邸。

此时，偌大的客厅里，大灯全开着。落地窗前，刚从渭来苑回来的邢烈火倚在汉白玉的栏杆前，望着窗外的夜幕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。

“老大，你咋打算的？”卫燎困惑地问。

邢烈火瞥他一眼，吸一口烟，抖了抖烟灰，道：“明儿就给她单位发公函。”

“她行吗？”卫燎迟疑。

邢烈火一个字说得很慢：“行。”

卫燎又问：“你需要给老爷子报备不？”

邢烈火眸色一黯：“我的事，啥时候轮到他做主？”

卫燎观察着他明明灭灭的表情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老大，别是你看上人家了吧？咳，假公济私可不是你的范儿啊？”

邢烈火面无表情地斜睨着他，严肃地道：“没人比她更合适。”说

罢他摁灭烟蒂大步往楼上走去，刚到楼道口，又回头望向卫燎：“她人呢？”

卫燎吹了一声口哨，笑得意味深长：“亚楠这马屁拍得好啊，洗干净给你放房间了，我说老大，第一次得好好对待人家……要不要教你两招？”

“滚！”邢烈火冷嗤一声，大步离去。

卧室门口，他脚步略略一停，犹豫几秒，终究走向了隔壁房间。进屋后，他迅速洗了个战斗澡，擦干头发，习惯性地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蓝色玻璃药瓶。拧开盖，他倒出一粒药托在手上，看了一会儿，又恼怒地放了回去。

摁灭灯，他躺在床上。

时间逐渐流逝，一个多小时后，他依旧毫无睡意。

失眠，永无止境的失眠。

过去了那么久，为什么还是无法自然入睡？

他腾地起床，点燃烟，在窗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

“该死的！”掐掉烟，他扒拉了一下修剪平整的寸发，一脸阴沉地拉开房门。

黑夜里骤然闯入的男人，暗沉的阎王脸，这一切都足够让窝在大床上半梦半醒的连翹脑子清醒。

要来的，终于来了！

她下意识地咬了咬唇，身子却动弹不得。男式衬衣很宽大，却难将她娇小的身段完全包裹住，她可耻地被卜亚楠捆绑成了一种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蜷曲姿势，衬衫刚好撩到腿的位置……该遮住的是遮住了，可不该露的也露了。

惹人犯罪的造型啊！

她手心里冒着虚汗，脊背发着凉意！

她想沉住气，可看着他高大的身影一步步靠近，还是没法控制几乎跳出喉咙口的心。

“非礼勿视！”她低吼完，一股蛮横便大力袭来，床身往下一凹，她

瞬间落入一个刚劲十足的怀抱，彻头彻尾被他包裹着，头晕目眩，说话都结巴了：“你……你做什么？非礼啊……”

“闭嘴。”他不耐烦地抽掉她身上捆绑的武装带，眸底的火焰微微闪动，一翻身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睥睨着她，那表情，像要把她吞噬得骨头渣都不剩，“记住，从今以后，你是我的。”

连翘微微一怔，瞪大眼与他对视，反常地牵出一抹讥诮的笑容来：“该不会你喜欢我吧？可惜，真对不住您，下辈子早点排队吧。因为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”

她曾经是有男朋友的，在易绍天那个王八蛋还没有移情别恋之前，她也曾傻得把整颗心都掏给过一个男人，却被他狠狠碾碎。情侣间分分合合本是常事，遭遇抛弃更是司空见惯，男朋友与闺蜜搞在一起这种故事老套得都不忍复述。可一年多了，那件事竟还在她的心里，就像放了根钢针似的，时不时扎一下，扎得她难受。

“男朋友？”一声冷哼，他强势地将她拉回了现实，“最好给我忘掉！”

连翘心里一窒，气得脸都快充血了：“你凭什么？”

“就凭这个。”他手指捏上她的下巴，覆上她的唇就毫无章法地啃。

连翘耳根烧得通红，脑子里全是屈辱啊，不甘啊，愤慨啊，无奈啊……这些没用的。这人武力值和战斗值都在她之上，身手也矫健得非正常人可比。但他最脆弱的地方显而易见，她唯一有用的武器就是牙齿。趁他不备，她侧头狠狠地咬在他的颈动脉上，拼命撕拉。

邢烈火气结：“欠收拾！”

连翘脖子吃痛，闷哼一声，再次华丽丽地被他敲晕过去。

通信员小武匆匆过来，耳朵贴在门口，听了听动静，硬着头皮高喊：“报告，老大，市局的易处紧急致函，关于联合演练的事……”

邢烈火皱了皱眉头：“知道了。”

小武下去了，黑暗里，邢烈火的眼里尽是暗沉。易绍天是他以前的战友，几年前转业到地方进了市局，没多久就爬上了现在的位置。老实说，这小子挺能！如果没有发生那事，他俩还会是朋友，他也会觉得他是号人

物，只可惜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下意识地转头，看了一眼蜷缩在床上的小丫头，慢慢地叹了口气。

这个世界，总有一种人，死活不相信天上是会掉馅饼的，连翘就是。第二天醒来，穿上一身红刺特有的作训服，佩戴着一杠一星的肩章，及印有红刺标志的臂章，她拿着一纸调令翻来覆去地看，只觉还在做梦。怎么可能昨儿个还是英姿飒爽的女交警，今儿就变成了邢大队长的机要参谋？

她狐疑地望着那个一脸冷寂的邢烈火：“你就没话告诉我了？”

他沉着脸打量她，眉毛似有若无地一挑：“有两件事。第一，以后你归我管。”

她欲哭无泪：“第二呢？！”

他答：“同上。”

“你很幽默。”连翘瞥着这不讲理的家伙，“今儿不是愚人节吧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那是为啥？”看他面无表情的样子，连翘心里扭曲了。

邢烈火蹙眉：“因为你愚蠢。”

连翘瞪着他，缓缓走近：“老子曰：撒谎的男人……会阳痿。”

邢烈火眼皮都没动一下，直接拽了她的手，大步出门：“老子说：吃亏的人是你。”

连翘：“……”

汽车驶出景里，在一个四周围着高高电网的大院停下。连翘暗道一声“乖乖”，心想，这都什么地方啊？站岗的家伙一个个挎着81-1，头戴贝雷帽，脸上涂着伪装油彩，脚蹬黑色战斗靴，看上去威风凛凛。这时，一个“黑贝雷”小跑过来：“报告，天鹰大队全员到齐，请指示。”

邢烈火点了点头：“铭诚，辛苦了。”

谢铭诚憨厚地笑了笑：“老大，易处在里头等您一个小时了！”

天上沥沥淅淅地飘起了雨丝，连翘拢了拢衣裳，跟着邢烈火的脚步，